



半龙半人的家伙
重出江湖 / 再次尝试
跨种族恋爱

YIWAN DARENWU

亿万 II 大人物

东尽欢 著

【桃之天天】>>> 粉丝力捧的 >>>
经典畅销作品 | “重口”奇幻言情

谢瑾知道
龙诚最大的秘密——
他不是人

某天早上腰酸背痛地醒来，
再次泪流满面，这家伙果然不是人。

可跟非人类在一起的结果是——

要生出一个动物园?!
不要！救命!!

龙诚长尾一卷，将她拉入怀中。

“区区人类，也想逃出我的手掌心？”

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
悦读·悦听·悦看·悦玩·悦生活

YIWANDARENWU

亿万 II 大人物

东尽欢 著

 **广东旅游出版社**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
悦读书·悦旅行·悦享人生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亿万大人物. 2 / 东尽欢著. — 广州 : 广东旅游出版社, 2015. 5
ISBN 978-7-5570-0031-8

I. ①亿… II. ①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31690 号

出 版 人: 刘志松

总 策 划: 邹立勋

责任编辑: 梅哲坤

文字编辑: 曾枰

版式设计: 赵苏楠

封面设计: TITI

封面绘制: 指尖糖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483 号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4 号楼三楼)

邮编: 510642

邮购电话: 020-87348243
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

www.tourpress.cn

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湖南省望城湖南出版科技园)

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
印张: 10

字数: 295 千字

201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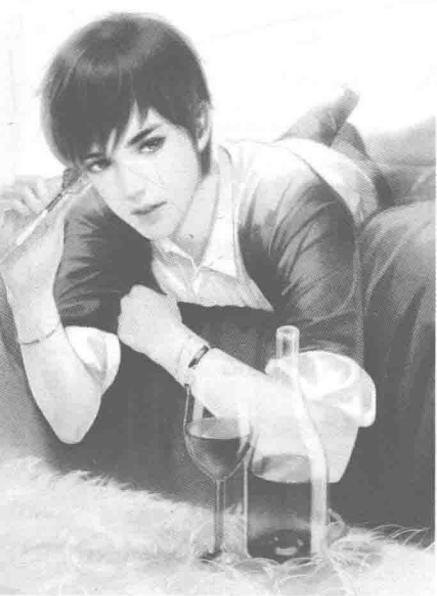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 10000 册

定价: 26.80 元

【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】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。





目 录

▶ 第一章 外星人，摇钱树？	01
▶ 第二章 战略合作伙伴	16
▶ 第三章 他乡再见，妖孽在“人巅”	32
▶ 第四章 有种可恶的生物叫情敌	50
▶ 第五章 论超能力的好处与弊端	68
▶ 第六章 先下手为强	87
▶ 第七章 论妖孽的脸厚程度	103
▶ 第八章 两情悦，美人计？	123
▶ 第九章 一个人的游戏与计谋	141



目 录

▶ 第十章 为了我的爱	159
▶ 第十一章 激战中的理智与感伤	176
▶ 第十二章 预料中的意外	192
▶ 第十三章 爸爸，你说我做得对不对？	208
▶ 第十四章 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器	231
▶ 第十五章 此情可待成追忆	250
▶ 第十六章 最熟悉的陌生人	270
▶ 第十七章 面朝大海，等待花开	286
▶ 番外 看得见的未来	305

► 第一章 外星人，摇钱树？

—YI WAN DA REN WU 2—

谢瑾第一次见到他，嗯，或许应该称之为“它”，是在某栋郊区别墅的地下室里。地下室大约二十平方米，空旷得只有两把椅子，天花板上的灯投下亮白的灯光，他侧躺在冰凉的地板上，半张脸埋在手臂之中，隐约能辨出是一张很年轻的脸，栗色碎发在他饱满的前额上落下阴影，略显凌乱。

他没有穿衣服，上半身与人无异，有着结实的胸膛和性感的身线，问题就出在他的下半身——腰际之下不是双腿，而是柔软弯曲的白色蛇身，背面颜色更深，形成浅金色的花纹。长尾起初比腰身还粗，而后越来越细，盘曲在一起，一圈又一圈，虽然看不出具体长度，但谢瑾猜测应该不少于十米。

谢瑾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，半龙人？人首蛇身的女媧后人？

对他的属性好奇的不止谢瑾一个人，旁边有人惊异地问起：“姐夫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”

问话的是阎经理，他看上去有三十七八岁，中等个子，眉毛极淡，一双眼睛闪着阴鸷的光芒。谢瑾不知道他的全名是什么，可她知道这男人又坏又狠。此时，他的眼睛睁得老大，意图把躺在地上的人蛇从里到外看个透彻：“怪物，妖孽，还是电影里的变异人？”

“不是，都不是，”被他喊作姐夫的江中摇了摇头，发出哈哈的大笑声，笑过之后一字一句道，“他是钱，是很多很多的钱，我们就要发大财了。”

谢瑾十分无语，这帮人眼里只有钱，连女媧后人这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东西都想不到，不然，龙族在世也行，奢华神秘又拉风。

谢瑾落入这帮人手中是个意外。她本是正在放暑假的大学生，因为在家和父亲大吵了一架，收拾好东西正准备提前回学校时接到了高中同桌的电话，同桌说她正在一座海滨城市度假，热情邀请谢瑾一同来玩，在那头拍着胸脯说包吃包住、陪玩陪聊……盛情难却，谢瑾最终只好拎着行李孤身前往这座海滨城市。

那天，同桌在车站接过了她的行李，甚至还叫了朋友开车来接她，一直都是笑容满面。谢瑾直到被他们带进一间教室，被人搜走手机、钱包和身份证时，才意识到自己被骗入了传销组织。

这么多年的友情，都没敌过传销组织的洗脑教育。

好在谢瑾还算冷静，很快认清楚无法轻易逃脱的现实。为了避免受到无辜的暴力对待，她佯装正经地上洗脑课，拥护他们的赚钱理念和观点，每天还热情地对着讲师、经理等人鞠躬弯腰。只是每次他们让她交入会费时，谢瑾就开始眼泪汪汪地道：“经理，你知道我有多惨吗？我爸爸是个赌徒，败光了家财还欠了许多债，我家亲戚一听是我的声音就立即挂电话，都被借钱借怕了……你千万不要因为我没钱就把我赶走，我真的想在这个赚钱的行业立足……”

她声泪俱下、面色凄凄，别人只当她已经彻底洗脑，对她放松了警戒。

蛰伏多日，今早谢瑾终于找到了一个逃跑的机会，她敲晕了负责看守她的一名传销人员，拔腿就跑。

只差一点点她就成功了，真的只差一点点，远远地，她甚至已经看到了警察穿着淡蓝色制服的身影。

可惜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，有人追上来抓住她，逃跑最终以失败告终。

谢瑾严重挑衅了传销组织的威信，阎经理气得要死，鉴于她的狡诈和不识时务，他没把她带回之前的教室，而是直接把她绑了塞进一辆车，带到几十里外的乡村别墅，准备把她关起来好好收拾一顿。

阎经理把车开进院子里，连拖带拽地把谢瑾往地下室带，岂料地下室门口守着两个人，他们神秘兮兮道：“我们昨晚和江总一起抓了个东西。”

这个东西指的就是面前人首蛇身的……非人类。

非人类应该是受了伤才会被抓住，他长长的白色尾巴上有半米多长的伤口，血已经止住了，却向外翻着猩红的血肉，凄惨恐怖。他没被遮住的左脸上也受到了严重擦伤，一眼看过去让人心头发怵。

他的右手手腕被人用手铐铐住，手铐的另一端铐在地下室的水管上。他的精神看起来很差，恹恹地盘曲在地板上，上半身瘫在他的长尾中，眼睛只睁开半条缝，似睡非睡。

“姐夫说得没错，这奇特的人蛇绝对是棵摇钱树，”阎经理双眼放光，“把他好好包装一番，打广告推销出去，争着来看这个怪物的人肯定排老长的队，到时候他们看一眼我们就收钱。”

他满脸憧憬，似乎看到了大把大把的钞票如雪花般从天上掉下来。

江中点燃一支烟，叹道：“主意是好，可惜不具有操作性，到时说不定被政府机关接收了。还是把他高价卖到国外，我们以后就去国外生活，省得成天过着提心吊胆、刀口舔血的日子，我已经让阿强把船开过来了。”

阎经理眯着眼睛仔细掂量：“你说，他能卖两千万吗？这可是独一无二的东西。”

江中眸中闪过得意的笑：“两千万？美元的话我也许会考虑。”

一群人的心思都在人蛇身上，要把这么奇特的生物卖出去，他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所以不管是江中还是阎经理，现在都没时间来收拾谢瑾。但人已经带过来了，阎经理不耐烦地看了看谢瑾，朝手下挥了挥手：“一起关着，待会儿再来处理她。”

咣当一声，地下室的金属门被轰然关上。

房间里静谧得只剩呼吸声，人蛇躺在地板上，双眼微合，遍体鳞伤，一只手被铐在水管上不得自由；谢瑾站在墙根处，前途未卜，浑身酸痛，双手被反剪在身后用绳子绑得死紧。

同是天涯沦落人，谢瑾忽然有种惺惺相惜的忧伤。

她看了他好一会儿，而他一直躺在地板上半闭着眼睛，没有任何反应。外面是七月盛夏的天气，地下室却没有半点阳光，只有阴冷的潮气。谢瑾觉得凉飕飕的，又看了看躺在地板上不着寸缕的人蛇，问了一句：“你冷不冷？”

人蛇没有回答她，眼睛已经完全闭上。

谢瑾走近两步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人蛇终于睁开了眼睛，他扭过头，谢瑾终于看清了他的模样。他的左脸受伤严重，右脸也留下了两条长长的疤痕，但如果细细瞧，能看得出他的五官长得很好，眉毛斜飞入鬓，鼻梁高挺，唇线透着性感的味道。他有一双非常漂亮的眼睛，线条柔和，眸子又黑又亮。

让谢瑾诧异的是他的眼神，眸光淡淡的，清澈平静，没有一丝恐惧，也没有半点惊异，隐约有种袖手观天下的超然，那是一种自信，自信到了极致反而成了内敛，水波不兴。

他淡淡地看了谢瑾一眼，又扭过头，蜷缩在他的长尾中继续睡觉。

他这次没把脸埋起来，谢瑾的目光落在他的鼻梁、眼睛、嘴巴上，深邃

精致的五官有股混血儿的味道，漂亮得如同雕琢而出，可惜他脸上的伤口和疤痕毁掉了上帝的杰作，谢瑾蹙了蹙眉：“你疼不疼？”

人蛇没回答，外面负责看守的高六传来嘲笑声：“别费力气了，他又不是人，根本就不会说人话。”

“他受伤了，应该给他治疗。”谢瑾道。要是他左脸的伤不好好处理，那他的脸就会真的被毁掉了。

高六不理睬谢瑾。

谢瑾又道：“要是他伤口感染死掉了，你们就只能卖肉，猪肉十五元钱一斤，他最多值几千元钱。”

高六觉得有道理，天大地大，赚钱最大。他立即跑上楼找药箱，回到地下室打开铁门，看看人蛇又看看谢瑾，嫌弃道：“我才不要给这种怪物上药，你来。”

被松绑后的谢瑾接过药箱，找出酒精、消毒水等物，蹲在人蛇身边指了指他长尾上的伤口：“这里要治疗，可能有点疼，你忍一下老实配合，懂吗？”

人蛇睁开了眼，目光怪异地瞪了谢瑾一眼，又恢复一副懒懒散散的模样，任凭谢瑾摆弄。

也许是因为他的精神太差了，他没有出现什么过激的反应，谢瑾上药水时他发出细如蚊蚋的轻哼声，眉心微微蹙起，眸中闪过细碎微光。

谢瑾的包扎手艺实在不敢恭维，最后人蛇被纱布和绷带盖住了大半张脸，跟蒙面鬼怪似的，尾巴上也是鼓鼓的一团。

高六欣赏了她忙碌半天的杰作后，转向谢瑾的目光活脱脱在说：你真是人才啊！

傍晚时，江中和阎经理又来到了地下室。阎经理扔给人蛇一大块生牛肉，人蛇对此不屑一顾，阎经理诧异：“蛇不是吃肉的吗？”

谢瑾实在不知道他哪只眼睛看出他是蛇了。

阎经理又上楼从冰箱里拿出半棵白菜，捧回来笑呵呵地扔给人蛇，见人蛇不吃，他装模作样道：“不食荤不食素，果然非同寻常。”

人蛇不吃，谢瑾倒是真的饿了，见阎经理心情甚好，凑上去小心翼翼道：“主管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回去继续反思学习。”

“我的脸上难道写着‘蠢蛋’两个字？”阎经理鼻中发出冷哼，“哼，奸诈狡猾，顽劣不堪，你就不要再演戏了。”

他暂时不会把谢瑾送回城里，一是因为谢瑾触了他的逆鳞，二是谢瑾知道摇钱树的存在，回去后若告诉其他人，少不得有人想来分一杯羹。出地下室时，阎经理冷冷地甩下一句：“老实一点，不然有的是苦头给你吃。”

铁门又被轰然关上，谢瑾饥肠辘辘地和人蛇大眼瞪小眼，问他：“你是吃什么的？”

人蛇扭过头，继续睡觉。

直至夜深人静，外面传来汽车的引擎声，院中一阵嘈杂，江中踱步来到地下室，指挥后面膀大腰圆的手下：“把他弄进车里。”

他们对这种怪异生物仍心存忌惮，嗖嗖地对着他射了几枪麻醉针，等他晕过去之后才解开他的束缚，把他抬出地下室。

江中又看了看谢瑾，沉思片刻，问道：“你会不会做饭？”

他用一种冷然阴狠的目光看着谢瑾，谢瑾觉得她要是摇头说不会，江中很有可能会让人暴打她一顿，所以回答道：“会一点。”

海上要走好多天，他们一行一共八个男人，做的饭都没法吃，刚好谢瑾又不好处理，不如带着一起，免费的劳动力不用白不用。江中对谢瑾道：“你跟我们一起，负责船上伙食，如果这趟顺利，我们赚够了钱也不需要再做传销这一行了，你爱回家就回家去。”

“不过，”江中又警告她，“路上别耍花招，不然就把你推进大海。”

人蛇已经被带了出去，大货车里装着一个巨大的铁笼，他被装了进去，而后货厢紧闭，八个男人带着一个女人、一个怪物，在深夜12点钟前往码头。

天上的月亮泛着清冷光辉，海面如同一块深蓝色的幕布向远方延伸，和天际的深蓝交融在一起。

轮船从码头出发，夜已深，大海已经静静地睡着，只有细细的浪花在温柔地抚摸着海岸，船上的八个男人却毫无睡意，个个兴奋得面带红光。人蛇就在这艘船上，他们不需要知道他到底是妖是怪，还是基因合成的产物，抑或是外星人——那些是对外谈价钱的措辞，而对于他们来说，那就是一棵活脱脱的摇钱树，千万美元在远方朝他们招手微笑。

那棵摇钱树已经醒了过来，他被关在最底层的船舱中，铁笼的每一根栅栏比婴儿的手臂还粗，上面上了两把大锁，就算他长了翅膀也飞不出去。

也许是因为麻醉剂的影响，他懒散地看了一眼周围环境，尾巴一蜷，继续埋头睡觉。

房间很大，却是空荡荡的。靠着舱壁处有一张单人床，谢瑾站在床边，目露忧色，她可没有人蛇淡定，这里空气流通不畅、视野不佳，要命的是，她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放过她。

紧闭的大门外有两个男人守着，时不时透过门上的钢化玻璃看一下里面的动静。

亮堂堂的灯光晃得刺眼，谢瑾毫无睡意，踱步到大铁笼面前看人蛇。关在笼子里的他蜷缩成一团，手腕上没了束缚，他睡得更舒服，脑袋埋在手臂之中，而他的长尾自然盘成舒适柔软的床。

人蛇没睡着，大概知道谢瑾站在笼子面前看他，他睁了眼，如月华般清澈的眸中还带着惺忪睡意。

四目相对，他看了谢瑾一会儿，然后指了指谢瑾的床。

“我睡不着。”谢瑾道。

他摇了摇头，又指了指谢瑾的床。

谢瑾不知道他什么意思，跑回床边顺着他的目光看了看床上的被子，抱起来问他：“你要被子？”

人蛇摇头。

谢瑾拿起枕头：“这个？”

人蛇点点头，嘴角微微勾起。

谢瑾抱着枕头走到大铁笼前：“你要这个做什么？”

人蛇却朝她伸出了手，把枕头从她手中拿过去，而后从铁栏的空隙中拖进铁笼中。他试了一下枕头的柔软度，心满意足地抱着枕头，尾巴动了动，找了个更舒适的姿势闭着眼睛继续睡觉。

谢瑾站在原地微微有些讶异，很明显，这家伙智商高，而且，很有可能他熟悉人类的生活。

他不是不会说话，下午在地下室谢瑾听到他发出过简短的语音，不过大

家都听不懂，江中将此称为外星语，而谢瑾认为是神界的语言。

他睡觉的样子很好看，眉如墨画，长长的睫毛落下朦胧的阴影，像只无害的小兽一样抱着枕头团在柔软的长尾中，谢瑾莫名觉得很萌。

怔了一会儿，谢瑾意识到另外一件事——她没有枕头了。

“哎，把枕头还给我，”谢瑾朝他道，“你可以抱你的尾巴。”

人蛇睁开眼，不屑地翻了个白眼。

谢瑾指着他抱着的枕头：“我是说，把那个东西还给我。”

人蛇的身体往后挪了挪，抱着枕头挑衅地瞪了谢瑾一眼，活脱脱在说：有本事你进来抢啊！

“你……”谢瑾无语，算了，不跟非人类一般计较。

没有枕头，谢瑾这晚没睡好，大清早又被强制叫醒起来做早饭。这艘轮船并不小，设备一应俱全，在厨房忙碌的时候，高六一直在旁边抱着胸监视她，就怕她往饭菜里加东西——当然，谢瑾不是不想加，只是苦于没泻药、迷药、麻醉药。

她突然想起非人类，他的上半身和普通人一模一样，很明显，这家伙的饮食应该跟人差不多，真不知道阎经理的脑回路是怎样的。

谢瑾猜得没错，他的确是吃人类的食物。她端了早饭回船舱，问他吃不吃，他看着谢瑾端着的食物点了点头。

但是，这棵摇钱树很挑食，他把咸菜扔到一边，喜欢煎鸡蛋超过速冻包子，所以等他把煎鸡蛋都吃完了，发现没有新的供给之后，他才开始不情不愿地吃速冻包子。他的饭量很大，一个接着一个吃，阎经理进屋来看得目瞪口呆：“这家伙是猪八戒转世吗？真能吃！”

几个男人看外星人似的围观人蛇吃饭，指手画脚、喋喋不休，但人蛇面上却是一派云淡风轻、平静优雅，似乎周遭的一切都无关紧要。

谢瑾将此称之为无知者无畏。

阎经理对他很感兴趣，围着大铁笼转了一圈又一圈，见旁边有一根木棍，他拿起来探进铁笼，像逗弄宠物似的戳了戳他：“把你的尾巴展开，让我看到到底有多长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人蛇已经把餐盘朝他扔过去，正好砸在阎经理脸上。

阎经理怒极，他本就性情暴躁，立即作势要揍人蛇，江中阻止道：“好了，摇钱树金贵着呢！少块肉就会少钱。”

阎经理依旧愤愤不平，挥着木棍对着大铁笼敲击一通，“砰砰砰”的敲击声在船舱内分外刺耳，他大骂道：“要不是看在你这么值钱的份上，老子打死你。”

他素来都是这样，讲课的时候慷慨激昂，有人不听话的话他就变成更年期的暴躁分子。

人蛇尾巴一蜷，把脑袋埋在水臂中，闭了眼睛。

“现在知道害怕了？”阎经理摆出胜利者的姿态。

谢瑾觉得人蛇好像不是出于害怕，她清楚地看到刚才他的眸色中闪过一丝讥诮与嘲讽，但只是一瞬间就快速消失了，就好像他懒得花更多的时间来鄙视对方。

几个男人看了一会儿觉得无趣，便出船舱各自忙碌去了，江中临走前安抚谢瑾：“好好看着他，等把他卖了分你几万元，算是辛苦费。”

谢瑾一个人留在屋内，坐在椅子上陷入沉思，不过，她的样子更像是在发呆。猛然间，脑门上传来一阵疼痛，抬头一看，人蛇正拿着早上剩下的咸菜粒扔她，七八米的距离，他一扔一个准，颗颗砸在谢瑾的脑袋上。

见谢瑾抬起头，他指了指她放在旁边的瓶装水。

谢瑾知道他渴了，把水递给他。他的脸大部分被纱布遮住了，看不清模样和表情，眼睛显得愈发明亮深邃，最有看头的是他身上的肌肉和线条，匀称有型，可惜下半身过于怪异。想到以后也许别人看他一眼真要交门票钱，谢瑾就觉得现在应该多看一会儿。

半晌，她又自言自语道：“为什么你不是龙族神仙或者女娲后人呢？”她叹了一口气，“要是你会法术多好。”

最好把那帮人全都变成大王八。

人蛇偏着头瞅她，目光怪怪的。

谢瑾觉得自己是对牛弹琴，找了一包带壳的花生递过去：“吃吧，味道不错，记得要剥壳。”

给他花生绝对是一个错误，没过多久谢瑾就后悔了。中午的时候，谢瑾

把午饭端进来，他看了看自己的那份，朝谢瑾招手，然后毫不客气地把谢瑾饭碗中的咖喱牛肉和可乐鸡翅挑了过去。

“你不能光吃好的，再挑我就没了。”谢瑾赶紧抢过碗，远远地躲到一边。

她知道他挑食，却没想到这家伙还十分“傲娇”。他拿花生扔她，又准又狠，谢瑾抱着碗在屋子里乱窜，觉得自己的脑袋都快被砸出包了，最后只能举白旗投降，把饭碗递过去：“好了，你爱怎么挑就怎么挑吧。”

人蛇对她的配合十分满意，把她碗里的肉挑得一片不剩，“投桃报李”地还给她芹菜和土豆。

谢瑾翻白眼抱怨：“你以前到底生活在哪里？没有太子的命，还得了太子的病。”

而人蛇居然在笑，唇线微勾，眸中盛满促狭笑意，一副奸计得逞的扬扬自得。

傍晚时，落日垂金，西边的云被染上柔和的橘红色，金光浮动在海天相接处，别有一番风情。

可惜谢瑾没时间欣赏海上落日，她不清不愿地在厨房忙碌，高六跪着腿坐在旁边啃鸭爪，时不时抬头看看谢瑾。

谢瑾扎着马尾，长得清新秀美，皮肤很薄，没有经过社会俗世的浸染，鲜嫩得像是雨后的春笋。高六看着她纤柔有度的身姿，目光幽幽，如同饿狼看向鲜肉。

啃完最后一个鸭爪，高六把骨头扔进旁边的垃圾桶，挤到洗菜池边打开水龙头洗手，侧着头道：“谢瑾啊，我们很快就成大富翁了。”

谢瑾嗯了一声，从冰箱里拿了两根大葱，转身回到流理台时，腰部被人用力箍住，高六凑了上来：“还早，我们先来快活一下。”

“放开我。”谢瑾用力挣扎，发出尖叫声，并狠狠地踩了高六一脚。

高六血性上来，更不肯放手，两人在厨房内扭打开来，撞翻了盛着菜的碗碟，哗啦啦摔成一地碎片。

“都住手！”江中闻声赶过来，厉声喝道，“搞什么？”

高六住了手，恶人先告状：“这丫头不老实。”

谢瑾厌恶地看着他：“是他先动手动脚。”

“老实点，该干嘛干嘛去，”江中恶狠狠道，把高六叫出厨房，训道，“精虫上脑也管着点，等过了这阵子发了财，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”

谢瑾心情很糟，当端着饭菜回到货舱时脸色阴郁。人蛇领到了饭菜，依旧朝她招手要求把好吃的菜换给他，并挥着花生表示威胁，谢瑾没好气地骂道：“没一个是好东西。”

她抓起饭碗中的排骨，怨愤地朝他一块一块砸过去：“柿子都拣软的捏，是吧？你怎么不去砸他们呢？你以为自己是上神下凡，还是神龙在世？要是本事就不会被关在这里！”

人蛇被砸了一身，他是颇有些骨气的，捡起东西奋起反击。

牛肉块、白菜梗在空中飞来飞去，一人一怪隔着铁笼上演大战，饭菜粒被扔得到处都是，货舱内一片狼藉，最后以谢瑾惨败告终。在卫生间清理头上的饭粒时，她恶意地诅咒：该死的，这艘船为什么不沉掉？

临睡前江中过来探望他那棵摇钱树，并让谢瑾给他换药。谢瑾看了看药箱，又看了看“傲娇”的人蛇，颇有思想高度道：“我是人，进化了千万年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；而你只是怪，我不跟你一般计较。”

人蛇也不记仇，挪到铁笼边上让她换药。

他脸上的伤既没恶化，也没好转，一点变化都没有，连药水都是昨天上去的颜色。谢瑾有些奇怪：“怎么没好转呢？”

人蛇当然不会回答她，他微眯着眼睛，懒洋洋地等人伺候，但是尾巴上的伤他却不让谢瑾继续处理，任凭谢瑾怎么劝都没用。他将尾巴蜷成一团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抱着枕头睡觉。

大海碧蓝无边，船只划出长长的白色尾浪，驶向能带来财富的地方。

翌日，江中不再管人蛇叫“怪物”，改称他为外星人，方便他卖出更高的价钱。传销公司的生意江中基本上都交给了阎经理，他私下还做人体器官买卖，知道怎么联络黑市上的买家。

意向客户是和他有合作关系的美国人，江中跟他通过电话之后，脸上笑得起了褶子：“汉尼拔先生过两天会来Y市，他说只要货物真像我们说得那么独特，钱不是问题。”

所有人都喜不自禁。